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六七四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每張農幣百元 每領報

行署通告

離石東屬巴經過許多曲折

貧雇農形成領導骨幹

貧農團號召中農：「肉要往骨頭上貼」

階級界限劃清楚後中貧農開始團結起來

（本報訊）據離石東屬巴工作組報導：東屬巴在鬥爭地主前，雖在形式上成立了貧雇農小組，但未形成領導力量，實際是中農掌握領導，因此，在鬥爭地主之後，貧雇農情緒表現消沉。後工作組重新發動組織貧雇農，公開明確的提出成立貧農團，並說明貧雇農的骨幹作用和領導地位後，貧雇農階級覺悟提高，逐漸形成了領導力量，積極性及鬥爭信心均提高了。在查階級、評成份、分配果實、鬥爭地主、審查幹部等問題上，眞正樹立了貧雇農的領導作用。在農民之間，對於中農的某些不正確的傾向，進行了批評，在批評中，又很自然的團結了中農。同時貧農團內部也進行了純潔組織的工作，對鬥爭地主不堅決、自私自利的份子進行了批評教育，現將東屬巴貧雇農在查階級、評成份中形成領導，建立貧農團的經過報導如下：

階級界綫沒有劃清 就鬧農民會討論鬥爭 部份中農操縱庇護了地主

在第一次中貧農會議，討論處理地主梁六斤、異己份子梁秉均的問題上，貧雇農和中農意見發生分歧。部份中農操縱會議，公開庇護了地主梁六斤、異己份子梁秉均（破產地主，已被扣押，原稿未寫明梁某曾竊據什麼職位）。一些中農說：「梁六斤父子在東屬巴沒有欺負剝削過人。」「叫六斤父親（梁汝榮）『西山主』，不是因爲他欺負剝削人。」「梁秉均是個窮人，將來還能回到咱群衆林林裏來。」「梁秉均還反過偽人員的貪污，給群衆分過果實，鬧到土地。」他們說梁六斤是「富農」，梁秉均是「群衆」。並提出把梁秉均放出來，收了秋再處理。因貧雇農沒有發動起來，會上一部份貧雇農在中農的操縱下跟上中農跑了，其餘大部份不滿意中農意見，但不敢尖銳的提出來，有的不說話，情緒不高，有的從側面提幾句，如雇農楊恆山說：「六斤是在富農之上，地主之下（意思是地主）。」「梁六斤在西山上是地主，在東屬巴是富農。」翻身委員梁世旺在背地說六斤是地主，但在會上卻說：「現在不能說地主不地主，反正扣起來了，是要鬥爭啦，要是不鬥爭，人家問我們，你們爲什麼把我扣起了？」鬧了半夜，沒有結果，會後貧雇農很不高興，反映說：「咱們林林裏的窮人不一心了，鬧包了。」「翻身好，翻不成了。」第二次中貧農會議上，開始仍鬧不下去，中農堅持意見，貧雇農不敢公開反對但也不贊成。後來外來戶楊候有（中農）揭發出貧農蘇探害，受梁六斤拉攏，把群衆大會上對梁六斤的訴苦都告訴了梁六斤，這時貧農梁汝槐等抓住這個問題說：「怪不得咱貧雇農爛包了，原來是有三心二意的人。」追住叫蘇探害承認了錯誤。這樣一來貧雇農才活躍起來，揭發了梁六斤在村裏逃避抗勤，少出公糧，刻苦窮人，連閭泥土都不讓担等等事實。並揭發梁秉均奪窮人的地，給地主薛保才、惡霸梁汝河等調劑地，及貪污、欺壓群衆等事實。這時好多中農看見貧雇農揭露了梁某等許多罪行，貧雇農的正確意見佔了上風，也就訴起苦來，最後大家一致通過梁六斤是地主，梁秉均是破產地主新惡霸。

組織貧雇農成立貧農團

工作組不相信貧雇農力量怕中農不滿，貧農團成立後不敢讓公開

在討論處理地主梁六斤與梁秉均的過程中，工作組同志才開始意識到「鬥爭不堅決」、「鬧包了」、「垮台了」的原因，是貧雇農沒有立起骨頭來，所以就乘着空氣好轉，馬上成立貧農團，先和貧雇農梁世旺、楊恆山、任延發、劉良鎖、王生武等幾人商議，他們很同意，就研究好十八個對象，在成立大會上，宣了誓，討論了如何長骨頭，立柱柱，不跟上某些中農溜坡坡等問題。貧農劉害發，說過去不多說話，在成立貧農團後，不會說話就多了，他說：「過去不是不會說話，是沒有一心的人，不敢說。」梁世旺（貧農團頭的）說：「咱們窮人心上要長個骨頭，骨頭上再長肉。」意思是貧雇農自己立起柱柱來，才能領導了中農。但由於工作組對貧雇農的力量還不相信，怕中農不滿，所以在成立了貧農團後，沒有敢公開，他們覺得公開更弄不好。但貧雇農是想公開的，他們覺得公開了理直氣壯。貧農張秉秀說：「貧農團明了好，是怎地就是怎地，暗的就像貓兒捉老鼠的。」貧農團興滿說：「不公開人家中農看不起咱，人家說你們還不敢公開，咱自己也覺得力氣不大，就是不公開吧，人家還不知道咱們？」這時工作團雖然也認爲公開了好，但還是覺得貧農團人少，等發展到三十人時再公開，後來貧農團的人出去活動時，說明貧農團討論決定了什麼，工作團還認爲這樣做不好。有時貧農團開會時，個別中農和沒有參加貧農團的貧農也走來，工作組的人怪覺着沒有好說的，但貧農團的人卻說：「我們開小會啦，今天不開大會，你去吧。」

貧農團內部不齊心 沒有形成骨幹核心

因貧農團沒有公開，使貧雇農骨幹作用受到影響，在沒收地主秋禾時，中貧農集體收割，內有山藥六百多斤，當時中農主張按戶平分，貧雇農中很多是不同意的，但未提出意見，梁世旺（貧農團領頭）就聽了中農的意見，按每戶八斤分了。鬥爭階級異己份子梁秉均時，雇農王生武最堅決積極，在當天晚上群衆大會上，中農梁還來（和梁秉均交好）、農幹部副主任遇生才（貧農，和梁秉均是拜識）、貧農劉海成（是梁秉均的丈人），活動叫劉良鎖、劉堅盛、梁富保等（都是貧農團的）幾個年輕人，在會上藉口說王生武的兒子王拴大過去照護閑時放走了地主王德興，把拴大扣起。事後，貧農團內部檢討扣拴大是應該的，但梁還來等是爲了向王生武報復，對劉良鎖等未和貧農團商議而替人家提出扣拴大是上了當，受到大家的批評。其他貧雇農覺得扣拴大不妥當，也未提意見，認爲又是跟上人家走了，還是沒骨頭。並對分山藥開團也進行了檢討，大家感到如果把貧農團公開了，在分山藥和扣拴大問題上，貧農團可以理直氣壯的提出來：「經貧農團討論一下再說」，就不會被某些中農掌握了，跟上人家溜坡坡。

公開提出成立貧農團

但事先沒開貧雇農會議查階級評成份 就開中貧農會議劃成份劃得一團糊塗

在第一次中貧農劃分成份的會議上，工作組講明了貧農團在村裏的作用和地位，公開提出要成立貧農團，首先把貧農劃出來，這時中農都盡力把自己劃在貧雇農裏面，說：「咱村都是貧農，那裏有個中農。」會上討論時，中農們你提我，我提你，把大部中農說成貧農。居民小組第二組的中農更是結成一塊，中農王兆成、王兆後、梁二保都說：「我們地多，可是不好，三畝頂不上一畝，都累成貧農吧！」他們把全組的中農，都提成貧農，貧農不滿意，也不好意思公開反對。三組貧農團員看見其他組的中農都提成貧農，也站起來，把自己組的兩戶中農補的提爲貧農。結果當時參加會的二十四戶中農，除四戶富裕中農外，其餘二十戶都提成了貧農。這時，貧農張學明、劉海成、牛元銀、梁天洪等，也就向中農買好，往進拉中農。

經過貧農團的檢討 再在大會上重評重劃

第二天貧農團開會檢討，大家都對中農往貧農裏鑽，表示很不滿意，大家檢討了過去鬥爭中，中農不堅決，分果實主張不按貧苦程度，這樣認識了不能讓中農鑽在貧農團掌握領導，並對劉良鎖等中農提意見，進行了批評。大家覺得貧雇農需要結成個勢力，貧農梁汝槐說：「翻身不單要分地，還要有勢力啦！」對劉海成等幾個向中農討好的貧農，認爲沒骨頭，將來不能叫參加貧農團。在討論如何劃分階級成份時，大家認識到不僅要和地主富農劃清階級界線，而且要和中農劃清界限。大家說：「開會叫自報成份，不對的咱們提出來，叫他自己一說自己的底底。」

在第二次中貧農會上，貧農團提出，貧雇農理直氣壯地自報了，富農，一部份中農看見情形不對，是貧農來，所以也自報了中農，中農自報成貧農，經貧農團的人評論後，被提出去了，仍評爲中農的，自報成中農的，不同意叫自報進貧農團去，自報成貧農的中農往裏鑽，到自己鑽不進去時，等到最後中農又想把一部份貧農往外推，會提出貧農梁汝槐、劉保洞來，決定爲貧農。

貧雇農會上 審查參加貧農團資格

貧農團研究團結中農問題說：「把話說亮不要麻糊糊」

把貧雇農劃出來後，在貧雇農會上審查資格參加貧農團，貧雇農對審查任遇丑行時大家說：「你看不起是憎恨人，你對和你合適的人，合適的人就鬥得挺堅決，咱們貧不能偏三向四。」所以沒有通過二人，因爲對地主中農愛討好，很積極，也嫌他心好，說他是兩也嫌他「鬥地主不堅決，抽大烟。」不讓他們參加。貧農王子安大家要他坦白了再說，他推說他「爸人」，大家也未通過。雇農農團自動拿出來，但因他家寄放地主李背自動拿出來，從審查中看出女人說也不叫參加。從審查中看出參加者按：條件是否事先提了出來更是和窮人一心，鬥地主堅決，底。對宋補大、李俊拴等最憎恨的經常被人挑他們的小毛病，不讓他這次審查時，一提出來大家都說加吧」。這樣一共審掉了二十六加的二十七人的毛病也都提出了批分貧雇農與審查貧農團員的實際教覺悟程度提高了。

貧農團員審查好後，召開貧農團應怎樣，大家都強調立骨頭，不和不跟中農溜坡坡，特別討論了和地動斷絕關係，並研究了窮根子，全農中，有四戶兩個兒子的，有十八，十四戶沒有後代，貧農團員中老的十幾二十歲，中年的很少。在研時，貧農團的意見是「把話說亮，才能叫他們跟上咱走。」也就是思。

（下接二三版）

貧農團舉行成立大會上
中農爭着叫審查自己
一致表示願跟上貧僱走

（上接第一版）接着舉行貧農團成立大會，貧僱中農都參加，貧農團員、沒參加貧農團的貧僱農及中農分開坐成三疙瘩，起初中農們因另坐開情緒不高，貧農團的人就首先說明中農和貧農的關係，劉保洞說：「我們是貧農，你們是中農，在土地改革中，我們是大翻身，你們是小翻身，我們是骨頭你們是肉，你們就要往骨頭上貼」，任廷義說：「你們看跟上誰去合適，不要肉往地主老財身上貼。比如梁世生今天打莊稼（地主的秋田），他就不去，還些人還是往地主身上貼。」這時中農們情緒變了，亂哈吵起來，訴說自己在舊政權時，日本人在時出款子的恓惶，左德全站起來說：「以前地主老財辦事壓迫咱，骨頭也痛肉也痛，咱們應該長在一起，才能都不痛了。」秋林說：「我老人受過恓惶，不往骨頭上貼往那裡貼。」趙文山說：「貧僱農叫怎地，咱怎地。」趙晃生說：「我今天要出門去，去靠霧都開路條，聽見農會打莊稼，我就沒啦出門去，回來打莊稼。」貧農團的人就接着說：「還是好肉。」貧農團梁汝槐說：「看誰是個肉，誰不是肉，誰是爛肉，要看根根是甚根根？」這時由貧農上昇爲中農的人都起來叫審查自己，願意往上貼。梁春生說：「如今我的山地多，水地少，我算計還能給我分回幾畝水地來，我的山地要那一塊抽上那一塊，還不跟上貧僱農走等甚着？我眞滿心願意，看貧僱農們要不要，看我是好肉還是爛肉？」梁汝成說：「過去我白天打忙工，黑夜回來還得給『社裏』送款子，人家辦事的人吃白麵，咱連話也說不上，咱們二圪吞吞（指中農）的人只有出錢，不能說話，現在窮人領導辦事，和人商量量。」也要求審查他夠不夠塊肉。就這樣根子好，鬥地主中表現積極的中農，都先後一個一個要求審查被通過了。根子不好的、鬥爭地主不堅決的梁樂國、梁還來弟兄受了批評，承認了錯誤。富裕中農左德全丙老人們手上是財主，不敢提出叫審查，表現不安，後來壓們了自己老人們是財主，現在願意把水地往出抽，叫審查他，貧農團說：「你父親受過苦，你鬥地主還堅決，貼上吧！」中農李生文，因包庇地主李丙英的衣服銀錢，不往出拿，中農梁世生因和窮人不一心，審查時說是爛肉，不叫往上貼，暫時不叫參加會。中農劉樂兒、梁興節因開會常叫不到，說肉是好肉，就是掉在地下污了，洗淨了再貼。中農審查完後，審查破產地主、富農中是不是也有肉沒有揀出來。這時貧農團不發表意見，讓中農先說，結果在審查富農當中，中貧農意見大體一致，有兩戶原來認爲是富農，還教審查成中農。（爲什麼貧農團不發表意見，讓中農先說，結果中貧農意見大體一致，是如何研究的，兩戶富農又爲什麼下成中農，來稿均未詳細報導——編者）

貧農團內部開展批評
提高思想覺悟　純潔核心領導

對地主富農和中農劃清界限後，貧農團內部還不大純潔，對團員的要求也愈嚴格。在分割果實、分衣服、徵公糧當中，對內部自私自利份子批評

二分區貿易公司設專人，組織貧僱農跑運輸
積極解決墊及車牛困難

（五寨訊）二分區貿易分公司與各地土地改革工作團，積極組織貧僱農跑運輸，具體幫助解決困難，使貧僱農中的大車已有二百六十輛（單是五寨統計）捲入跑運輸的冬季生產中。在開始發動跑運輸時，只是一般的號召，沒具體的幫助解決貧僱農在跑運輸中的困難問題，致使一部份有牛有人的貧僱農因沒本錢底墊而不能參加，同時發展的亦極不普遍，只是城附近的和過去跑過的人跑運輸。貿易分公司與各地土地改革工作團發現這一問題，即開始着重注意解決貧僱農在跑運輸中的困難，大力組織貧僱農跑運輸。首先在分公司內抽一專人，負責和跑運輸的貧僱農接洽，克服以往貧僱農來時沒人接洽的現象。關於底墊問題的解決，凡初開始拉脚的貧僱農，完全借給一趟的底墊（即吃費），待拉回脚後賬下錢還，截至目前爲止，分公司已抽款五千餘萬元，底墊了跑運輸的五百六十餘輛車。同時爲解決貧僱農沒車沒牛的困難，並專修好五輛雙牛大車與一部鐵夾子（準備車壞後用的），通知河、保、偏各縣公司代買牛驢，原價賒借給貧僱農（中間花費的草料由貿易公司貼，如買錢太大，必要時由貿易局賠上費），等他跑幾次賺下錢扣還，牛便成了貧僱農的。現已賒借出五條牛、十一頭毛驢。據神、五兩縣統計已發展有五百六十餘輛大車跑運輸，參加的成份亦大多爲貧僱農。五寨運輸事業且已發展至離城八十里的三岔與四區等地。現某地已派人設立炭站，保證貧僱農的大車不能閑下。（尚武）

右玉東莊工作組組員劉志剛
兩次壓制貧僱農意見
羣衆要前縣委劉仲明來村承認錯誤

（新華社綏蒙十六日電）右玉東莊工作組在前縣委劉仲明領導下，組員劉志剛（縣公安局幹事），在夏收秋收中兩次拒絕壓制羣衆提出分配清算出地主青苗的要求，使二十垧莊稼的食糧損失近一半。該縣領導上將劉志剛送回該村羣衆處理後，貧僱農仍要求劉仲明前往該村承認錯誤。該工作組先由公安局幹部王錫恩領導，夏收時，貧僱農討論決定地主青苗收割回來暫不分配，誰收誰賑糧，割一畝工資六合，默一天工資二升，打一場二升。當時貧僱農因缺口糧，收割也可賺些糧吃，所以很快就收回來了。後又把按工賑糧辦法改爲按戶派工。（爲什麼這樣改變，原稿中未寫出來。——編者）這時，王錫恩被調走了，縣上派劉仲明爲工作組負責人，但尙未到來，王錫恩即把工作暫交給劉志剛負責，吩咐青苗按其他村辦法分配較好。這時劉志剛到某村找見劉仲明，提出此意，劉仲明答覆：「放開搖吧，錯了糾正。」但劉志剛一心等劉仲明到村分青。工作組楊寶主張快分，未被接受。秋收開始，場裏堆下夏天收回來的麥子，經雨淋生芽，貧僱農要求在場上分開，被劉志剛拒絕，他認爲等連秋田整個收完，看誰差甚分給誰甚。工作組雖成天督促羣衆收回地主地裏的秋田，但貧僱農因爲是派工收割，不賺工錢，沒吃的，喝上糊糊沒氣力，不願去收割，收割的因看到夏田去回來也沒分，也採取應付態度，僱農王富才上地二十畝莜麥，捆得很鬆，默時一路撒的是顆子，婦女娃娃打場也很不乾淨。貧僱農看見食糧損失嚴重，向劉志剛說：「還是給各家分開鬧吧！」晚上貧僱農開會研究分配辦法，劉志剛就瞪起眼說：「你能分，給分去。」這一下大家都不敢說話，會就沒開下去。貧僱農在背後說：「反正躺在泥裏啦，撩就撩吧！」結果八畝穀子被地主女人切了頭，只剩二畝。糜子九畝熟了沒割，被雀早錯踏不少。莜麥割在地裏，生芽寸多長，場裏穀穗存下一大堆，任牲口吃。十月三日發生敵情，二流子薛三邦偷上莜麥換大烟吃，有的人到場上偷拾穀子。大家提議商量出禁止辦法，劉志剛又說：「貧僱農是自己人，不算偷。」貧僱農從此索性不再提意見了。廿頃青苗原可收糧一百多大石，結果只打下五十四石，損失一半。秋收完了，劉仲明才到村來，住了一晚，召集工作組開會檢討一下，又走了。（檢討了些什麼？怎樣檢討的？——編者）此次該縣領導上已將劉志剛送回該村交羣衆處理。羣衆一致指出他不接受羣衆意見，態度不好是大毛病。但仍認爲他係貧農出身，一春天工作還不錯，鬥爭地主很堅決，就是這件事情做錯了，讓他回去繼續工作，改掉毛病，並希望公安局領導上注意對他的教育，再不聽話，送回來羣衆再處理。貧僱農對劉仲明（現已撤職）不滿，許多貧僱農說：「他是個地主，不給窮人辦事，過錯比劉志剛嚴重，應來村承認錯誤才對。」（重提）

河曲礁白堨群衆
重新審查退職幹部
張光恆張光裕退出貪污款項並開除黨籍

（河曲訊）二區樹兒梁行政村所屬礁白堨自然村羣衆，聽到「告農民書」上說舊幹部也可以由羣衆重新審查時，大家即審查退職幹部張光恆和張光裕，並令其退出貪污財物。張光恆中農成份，三十三年担任行政村副農會秘書，該村有剛產地六十幾垧，以前由羣衆伴種，當年秋天，政府決定全部分給貧苦農民，他和該自然村農會委員張光裕（中農）勾結，連塔帶拔分了十三垧好地，羣衆則僅是賴地。貧苦抗屬張成宜，只分到了五垧砂圪梁。三十四年村裏發展紡織，由羣衆集股，先後買三架織布機，共用八大石細糧，他負責[illegible]由。他會對羣衆說：「機子上賺的工資米，咱每月分一次紅，還進項比兩條牛還吃勁。」羣衆織布，工資米一顆短不下，常常因爲要米和羣衆吵架，但是他卻從來沒有給羣衆分過紅利，也不公佈賬目，幾年賺下的米，全被他貪污了。他並包庇地主壓制窮人。三十二年年景不好，過年春起，政府發動向地主老財借糧，地主張玉祥借出三石米，他給退回一石，每戶只能借兩三升，貧農張雙裕進他院量米時，他指住鼻子數落：「你怎便那樣瘦？爲啥過日子不節儉些？」羣衆說：「不借吧，餓的不行，借吧，窮的吃不住。」當年政府發下青苗貸款，也由他掌握，地主老財都能借上，窮人去借時他要保人，結果窮人都借不上。張光裕和張光恆狼狽爲奸，三十四年該村羣衆向地主張九寬清理舊債時，他從中一手主持，包庇地主，將地主的狼不吃地全清算給羣衆，留下好地，羣衆反映：「還是算賬呀，還是給地主揹窮。」貧農張在拴要去算賬時，羣衆說「別去啦，那正有些賴地沒推處。」剩下好地，他和張光恆算去了十幾垧。他保管義倉，向羣衆要能出六合米的好穀子，但他借出的穀，最多能出四合米。還在斗上訛詐羣衆，收義倉是加二的升子，往外出是八合升子。三十四年他和張光恆又到山莊頭「幫助」羣衆向該村地主張榮魁清理舊債。臨完了，他倆對羣衆說：「要想要地主那四十畝好水地，如今算下的錢，還差些，大家每畝再出三塊白洋吧。」羣衆湊齊錢交給他倆，可是後來大家還是分些賴地，那四十畝水地被他倆平分了。去年他倆光景過的相當好，便懶得做工作，躲在家裏不和羣衆照面，羣衆說：「這兩個人可是會好活哩。」後來便重新選出副農會秘書和農會委員來接替，他倆經手的賬目，卻始終沒有給羣衆交代。本月十八日召開全村羣衆大會，山莊頭也派人來參加。會上張龍玉老婆對張光恆說：「你就見不得窮人，三十三年我沒吃上的，[illegible]借給我些義倉，你偏偏不借一顆，看你是甚心？」衆人說：「看他倆幫地主做的那些灰事，管夠開狗腿子。」當場開除黨籍，交出歷年各種賬目，賠出貪污財物。（李灝）

異己份子白兆瑗
貪污公款五十四萬
汾西稅局將其清洗送原籍處理

（新華社呂梁電）汾西稅務幹部會議上，查出階級異己份子白兆瑗貪污公款五十四萬元及其他物資一部，當場撤職，並經機關支部決定清洗出黨，送回原籍處理。白某是興縣三區康寧鎮人，地主成份，四六年混入我黨，去年從財經學校畢業，於一月調來汾西貿易局，三個多月中，兩次貪污公款四十萬元。當時領導上僅認爲他能改正（？），只禁閉了二十天，給於留黨查看處分，分配到二區郭家溝當小學教員，每天跑四串，調戲婦女，與房東女人勾勾搭搭。六月間學校放假後，區公所調他到糧站幫助收糧，幾天內便貪污公糧麥子二斗，換的吃了西瓜。後又調往白龍卡任徵收員，又給了他貪污腐化的好機會，調戲住院內一家房東的女人，貪污稅款十四萬元，三天兩頭到羅縣城下飯館。大會上令其退出全部貪污財物後清洗。（侯殿元）

汾陽拐嶺底地主史保珍
隱瞞成份當了幹部
貪污訛詐强姦婦女
羣衆鬥爭三次最後把他打倒

（汾陽訊）七區拐嶺底羣衆打倒了惡霸地主史保珍。史某外號叫「砒信罐子」，掌握村政二十多年。四〇年後假冒下中農成份，當了新政權的主任，僅二年以內，吃過貸糧一百五十八斤，穿過貸布三丈，棉花一斤，今年竊取果實雜糧八十六斤。四三年夏天放走武裝漢奸一名。他經管糧食，秤錘上加一環子，一秤多收四斤，小秤是十四兩，貪污糧食很多。藉「幹部」勢力，强姦婦女二十七名。他强姦了三花，還做下包毒藥的餃子，企圖毒死其男人，幸被發覺未吃，毒死李桂春的狗。喬愛先訴苦說：「史保珍謀强姦我，我不從，他不要臉的跪下磕頭，捎上貪污麥子買哄我。」侯玉蘭說：「史保珍經常『個別教育』婦女，實際上就是强姦」。史某更使「美人計」，指使其女史二英，勾結呂梁民運部上士高玉德，在他家住了兩月多，每天給吃白麵烙餅，西瓜等水菓，結果貪污了民運部麥子一千斤（高已扣回民運部處理）。今年夏天私吃走私犯大烟三十兩，即私自放走，不准民兵緝拿。他的哥哥史玉保有地一百二十二畝，藉他的勢力，裝成「貧農」，給他兒子分到羣衆熟地十四畝，青苗地二十六畝，吃貸糧三百八十五斤，竊取青苗八畝。此外經常拷打訛詐羣衆，罪惡深重，羣衆待自發起來鬥爭過三次，最後一次把他打倒了。（張振華、張健、盟玉梅）

的很尖銳，個別的進行了清洗。大家認爲有了這號人立不起骨頭來，僞農王生旺在分羅頁時，本來自己有，也報爲沒有，大家揭發出來，進行了批評，分衣服時又私自拿了幾雙爛鞋，大家說：「你是貧農團的人，你隨便拿，人家外邊的人說甚話了」從前他們地主堅決，被選爲翻身委員和貧農團小組長，但這次選舉時，他他就落選了。楊進義嫌給他分的毯子衣服，他嫌不好不要，徵公糧時隱產瞞不實報，批評他還不改，大家很氣憤的對他說：「你還是骨頭，領導人家，你消隱瞞，人家中農怎底呀！」一致要求洗刷了他，並禁閉了一夜，分了的東西也收回來，重劃他爲下中農。（編者按：楊進義實在的成份到底是什麼？如果原是下中農，當然應該改訂，如果是因爲犯了錯誤，就把他由貧農提升爲下中農是不妥的。又楊進義隱產量等行爲是錯誤的，應批評，批評後還不改正，更應嚴格的批評，再不行，還可開農民一家人的羣衆大會進行批評。但如果因爲批評了沒改正，就叫坐禁閉是不妥當。如果沒有別的原因，如給封建勢力當狗腿子，就叫坐禁閉等行爲，只因爲如報導中指出的一些想佔便宜等自私問題「這樣的人不叫參加貧農團是對的」，就叫坐禁閉，此風卻不可長，應引起領導上的注意。總之，我們只是就報導來提意見，如有別的情況又當別論。）楊恒山、蘇吉照坦白被敵人要的支差，大家認爲沒有問題；蘇吉照當過僞警備隊二年，某毛卯跟上敵人出過發，大家認爲蘇吉照當警備隊雖沒有大欺負過人，也難免小欺負過人，暫時出去，過幾個月出不了問題時，再參加進來，某毛卯自動跟上出發，暫時不要。僱農楊恒山和貧農劉吉照在做很中表現的大公無私，很負責任，提意見很尖銳，所以威信提高了，這次選委員時，一致選了他們。

工作組檢討：

在許多問題上，立場思想和貧僱農不一致，和中農相同的多，成爲貫澈貧僱農路綫的障礙。

在此次貧僱農査階級、評成份、建立貧農團的過程中，工作組檢討到在許多問題上和貧僱農的看法認識不同，經常落後於貧僱農：（一）在開始成立貧農團時，工作組怕引起中農「不滿」，嫌「人數少」不敢讓公開，但貧僱農認爲公開了可以理直氣壯，處理問題可以「先經貧農團討論一下再說」，結果因沒有公開，影響了貧僱農的骨幹作用，使在分山藥扣捨大等問題上中農意見佔了上風，問題處理得不合適。（二）工作組原來怕貧僱農不敢尖銳的對中農不正確的傾向，開展批評，事實證明貧僱農尖銳、嚴格、認眞的進行了批評，把中農也團結起來了。工作組認爲劃成份，一個一個關起來太費事，但實際上都是一個一個審査過去，誰也不嫌費事，這說明了貧農在分清階級界限上比工作組立場堅定明確。（三）工作組原來認爲在劃分富農和中農界限上要費時間，中貧農的意見分歧會多，但結果相反，這說明了只要貧農中農的界綫劃分淸楚了，貧僱農自己形成了領導，再劃分和地主富農的界限就容易了。（四）原來工作組估計在審査貧農團員時，最貧苦的底子上的朱補大、李俊拴很不容易通過，但在審査時，却很容易的通過了，這說明貧僱農階級覺悟提高後，對最恓惶的底子上的人是同情的幫助的。以上這些都表現了工作組的立場思想，還不如貧僱農尖銳明確，和中農相同的多，不能和貧僱農完全一致，不相信貧僱農力量，害怕團結不住中農，因此，在很多問題上不但不能眞正給貧僱農撐腰，反而給貧僱農不少限制，成爲貫澈貧僱農路綫的障礙。

尋

劉[illegible]

趙[illegible]

德志　趙同[illegible]

明志　夏同[illegible]

馬西努評美軍無理留駐中國

美帝已成蔣區眞正統治者

中國人民一致要求美軍撤離中國與取消美軍在中國的軍事根據地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莫斯科廣播電台十二月九日廣播馬西努譴責美帝國主義繼續駐軍中國的評論，指出美軍無理留駐中國，干涉了中國內政。現在美軍顧問團不僅裝備和訓練蔣匪軍隊，而且公開領導蔣匪從事反革命內戰，美國已逐漸成爲政治上已瓦解了的蔣賊統治的唯一靠山，並由此掠奪了中國主權利益，成爲蔣管區的眞正統治者。美軍撤離中國與取消美軍在中國的軍事根據地，已成爲愛國的中國人民的一致要求。該文如下：

時間是對任何建議之正確性的最好考驗者。關於美國軍隊留駐在其他聯合國和非敵國之內的問題，即爲一例。這個問題是由蘇聯政府提出的，還在去年八月，蘇聯政府就提出建議，要聯合國各會員國向安理會呈報關於自己留駐在其他國內的軍隊數目及空軍和海軍根據地的情況。已一年前，在聯合國大會上，會經討論了這個建議。蘇聯首席代表莫洛托夫，關於這個問題，發表了好幾次演說。一切事實，證明這問題的正當解決，是符合於和平和國際安全的利益的。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演說中，指出戰爭早已完結了，而戰爭擺在聯合國面前的任務已經完全解決了。莫洛托夫繼續說：因此，聯合國會員國的軍隊應該撤退至本國境內，總之，他再也沒有理由繼續駐在其他國家境內。

可是有些聯合國會員國的軍隊，直到現在還在繼續留駐在其他國家境內，它變成了干涉這些國家內政和對各國所遭受的局勢施以壓迫的工具。此外，某些列强在遠離本國範圍外，到處建立自己的海軍與空軍根據地。十一月二十一日，莫洛托夫在特別談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時，指出：現在敵人已被粉碎，戰爭早已完全結束的時候，在中國還駐有美國軍隊，中國再不需要美軍了，而美軍留駐在中國，顯然的使中國之內部發展複雜化，使中國內部的分裂加强，並爲他們造成了特殊的非常態的情況。當美軍還留駐在中國時，這個問題是不能從議事日程中取消的，它有着重大的國際意義。莫洛托夫在十二月八日和十三日，又重申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呈遞蘇聯政府提議的報告書，目的在使某些國家境內直到現在還留駐有其他國家軍隊和存在其他國家根據地的非常態情況，得以迅速解決。可是美國及英國不願意接受這種非常態的情況報告，因此他們的代表在去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激烈的企圖混淆這樣重大的問題，或使其化爲烏有。他們採取這種立場，是由於美國和英國統治集團所採取的方針而產生的。在去年十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在聯合國大會開幕詞的演說中，注意到在國際政策中的這種帝國主義傾向，他當時指出在美國及在英國境內那些夢想統治和掠奪今日世界統治權之帝國主義影響的加强，——在這以後發生的事件，證實了這種分析，它證實了英美夢想企圖統治世界的野心，——是與美國留駐於聯合國會員國內的軍隊和散佈其軍事根據地，彼此間有着重要聯系的。

根據一年來美國留駐在中國的軍隊所引起的一切，在一年前所作的這個分析，在現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令人信服。在這一年，美國不僅不繼續的從中國撤退自己的軍隊，而且更加廣泛的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軍事根據地，更加普遍的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海軍與空軍的軍事基地。此外，美國軍閥對中國內戰的干涉更加公開化，美國軍事顧問團不僅以武裝裝備和訓練國民黨軍隊，而且公開領導他們的內戰，國民黨國防部是由一批美國軍事顧問領導的。如果在以前美國還藉口說美國軍隊留駐中國，是爲了履行自己解除日本武裝和遣送日俘的義務，那麼，現在他們甚至認爲已不必要提出什麼藉口了，他們簡單的將自己擬訂的協定交給國民黨簽字，同意美軍無限期的留駐在中國（按蔣賊此一賣國協定，係由蔣匪外交部於本年十月十七日以「照會」形式宣佈）。這在中國的一切，證明了莫洛托夫在一年前所預測的惡果，是中國的內戰擴大了，它變成了全面的內戰，使中國人民遭受着內戰的痛苦。中國社會人士一致認爲，如果美國從中國撤退了自己的軍隊和取消了自己的軍事根據地，那麼中國的內戰早已結束了。特別是現在，當中國內部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民主力量的根本變化時，美軍繼續留駐中國和保存其軍事根據地，成了中國樹立和平和達到統一的主要阻礙。

與這同時，美軍留駐中國，使美國日益鞏固起其對國民黨區域的經濟政治的統治。駐華美軍和美國在華軍事根據地，逐漸變成政治上瓦解了的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唯一靠山，而美國對國民黨區域裏的政治經濟的要求，亦隨之而擴大。盡了交換自己的軍事援助，美國從中國反動派手中已得到了對中國主權的大出賣，這使美國變成了國民黨區域的眞正統治者。美帝國主義者掠奪了國民黨區域內的國民經濟、對內及對外貿易、財政以及國民教育事業，並與國民黨簽訂有利於美國的各種協定。因此，一切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一致要求美軍撤退中國和取消在中國的一切美國軍事根據地。

美帝侵佔三灶島

作爲華南侵略基地

（新華社陝北電）塔斯社南京二十日電引香港華商報消息：廣東粵江口三角洲之三灶島，已被美帝國主義侵佔，建爲空軍基地，並列爲其華南侵略基地的一部份。該地在日寇佔領時期，原爲日空軍基地，美軍現正命蔣匪軍人員協同擴修中。

（新華社陝北電）美帝國主義正在加緊霸佔台灣糖業。據合衆社上海八日電引「官方消息」稱：美國糖業與工程師，將依據與美國通用運輸公司的合同，來台開始所謂台灣糖廠五年復興計劃。台灣主要之四十座糖廠，將全受美國國資源委員會之控制。

蔣匪留用日軍鐵證

界嶺高山舖之役

我俘虜日戰犯野鹿繁治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四日電）遲到消息：界嶺高山舖戰鬥中，解放軍俘虜蔣匪五十二師八十二旅留用之日本戰犯野鹿繁治一名。據稱，爲便於僞裝，經蔣匪軍八十二旅二四六團團長給他改名爲李華安。現年二十五歲，東京日本橋人，家有父母妻子，原在日本鋼鐵工業株式會社工作，昭和十六年，被徵入伍，在二十一聯隊一大隊×中隊任下士伍長，曾在山東與八路軍作戰六次。後調京滬漢間守備。日本投降後，蔣匪將該部留下約四百人，有的當教官，有的被派在漢陽兵工廠修械所當醫官及衛兵等。他於去年十二月六日被派到八十二旅二四六團迫砲連任教官，蔣匪軍官規定在作戰時，以喊「中國人大大的有」口號爲發砲口令，即須發砲。據稱：蔣匪六十二旅有日人多名，其餘大部在作戰中被擊斃。這是蔣匪留用日本戰犯打內戰殘殺同胞之又一鐵證。

蘇中我軍開展攻勢以來

克八據點殲敵四千四

蘇北泗沭軍民反「駐剿」獲勝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六日電）蘇中解放軍於七、八兩日，相繼收復南通東北五十里要鎮石港及如（皋）掘（港）綫上之岔河兩據點，守敵逃竄。按華中解放軍自上月卅日夜在南綫開展攻勢以來，先後拔除海（安）栟（茶）綫上之李堡、栟茶、角斜、丁家所，如（皋）掘（港）綫上之馬塘、岔河及南通東北之石港、五總埠八個據點，共殲敵四千四百餘人。

（新華社華東十六日電）與華中南綫攻勢同時，蘇北泗（陽）、沭（陽）軍民反「駐剿」獲全勝，六天殲敵七百八十餘。上月三十日，淮（陰）泗（陽）綫與淮（陰）沭（陽）綫蔣匪五十一師一部，糾集土頑匪兩個團以上兵力，分三路向泗沭地區進行「駐剿」，妄圖重佔九月間即爲我收復之沭淮公路一綫。當地民兵及游擊隊全面予以阻援，且戰且誘，使結集於淮沭泗間之王集地區，敵以爲我兵力空虛，乃駐紮該地，放肆抓民伕二千餘，修築沭淮路。五日晨，我淮海地武集中優勢兵力，以迅雷之勢，分兩路予以夾擊，激戰半天後，敵不支，棄屍欲逃。是時，我神勇騎兵忽自田野間躍出，殺得匪軍七零八落。此役，共斃傷敵五百餘名，俘敵八十餘，繳步槍九十支，殘敵向王集以南逃竄，又爲我區鄉武裝攔擊，俘匪二百餘。至六日下午，殘匪狼狽竄回原據點，沭淮公路南迄五里莊、北至十字橋百餘里，仍在我控制中。

（新華社華東十五日電）十一月份，華中各地軍民粉碎蔣匪對我漣水地區、蘇中靖江泰興黃橋南地區及南通海門地區之掙扎性的「掃蕩」。綜合戰果，計俘匪僞泗縣代理縣長汪永奎、泗縣保安總隊副孫淼等以下二三九二名，斃傷匪、保安第一大隊長張鏡波以下一一四零名，繳輕重機槍八十八挺，湯姆式六挺，六零砲三門，小砲擲彈筒十二個，長短槍一三零零支，毀卡車四輛，攻克淮北之泗縣城、沭（陽）新（安鎮）綫之高流鎮及南通城北三十里之劉橋等重要城鎮三十餘處。

各地戰訊

△內蒙人民自衛軍，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克鐵嶺西北新之通江口，殲匪一軍一百五十餘名。

△濱海各地軍民緊張進入反搶掠鬥爭，於上月底[illegible]

△我游擊隊[illegible]

△威海衛市內外，[illegible]日上午九時，我軍兩個排於市內之十字路及城東南角之大石橋，設伏打死出援匪十名。

△遼東軍區六至十月五個月內，殲滅潛伏與盤踞各地破壞土改的蔣匪五千七百三十五名，繳獲輕重機槍六十一挺、長短槍六千九百八十三支、六零砲五門、槍砲彈十萬零一千六百八十六發。

羅馬總罷工勝利結束

加斯貝利政府照總工會方針讓步

（綜合報導）羅馬省市五十萬工人的總罷工，已因加斯貝利政府「完全依照總工會的方針讓步」，於十二日午夜宣告勝利結束。羅馬總工會在總罷工結束的公報內強調指出：「堅決的罷工，已證明對保衛工會與民主自由以及對勞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有其全國重要性的貢獻。」公報斥責了拒絕支持鬥爭的基督教民主黨工賊的叛行為，並讚揚「羅馬省市人民在艱苦鬥爭中所表現的高度團結一致的精神，因此粉碎了破壞罷工及在政府命令下進行的警察挑釁的陰謀」。這次羅馬總罷工，從十日午夜開始後，即迅速擴大到一切企業中，羅馬市工廠及市郊農場及市政機關的工人，百分之百參加了罷工，而加斯貝利政府的各部職員百分之七十，以及很多的店員也捲入了這一浪潮。罷工具有嚴密的組織性，成立了工人糾察隊，並封鎖了通達羅馬的公路；波召於議會大廈的部隊，在罷工者爭取後，拒絕鎮壓罷工。反動政府懾於罷工者的威力，會集中了羅馬六萬七千人的警察，妄圖破壞罷工，罷工者為反擊警察的武裝鎮壓，與警察發生了衝突。勞動人民與前游擊隊員，並驅散了掩護破壞罷工者的新法西斯份子，使企圖維持羅馬省秩序的警察，度過了驚惶失措的一天」（美聯社羅馬十二日電）。同時，基督教民主黨利用其在工會中之走狗，對總罷工投反對票，並利用廣播傳單及命令基督教民主黨工人復工的「法西斯手段」來分裂罷工，這些企圖，都可恥地慘敗了。民主總罷工一直繼續到十二日。當總工會決定罷工於十三日繼續進行，並擴大到電話、交通、煤氣、電力、供應及鐵路運輸等部門時，反動政府在羣眾壓力下，被迫接受了工人的一切要求（其中主要是同意撥款一千億里拉建築公共工程，以減少羅馬失業者）。正如社會黨機關報前進報社論所說：「羅馬勞動人民，獲得了全國重要性的勝利」。

法工人階級罷工鬥爭

使法壟斷集團損失至鉅

（新華社陝北十五日電）據合眾社巴黎十二日電透露：此次法國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使法國壟斷集團損失頗鉅，此即為內閣屈膝滿足工人經濟要求的原因之一。該電稱：「損失似乎永遠無法計算，非官方估計，當在十億到二十億美元之間，而法國可望獲得的美國臨時援助，如一般所認為的，不會超過三億元。」又稱：「罷工結果使港口、礦山、冶金、汽車製造、紡織工廠和建築業全部關門大吉，使法國經濟生活近於完全停頓。法官方人士估計：僅在生產部門中的損失為鐵五十萬噸，鑄鐵三十四萬噸，鋼三十八萬噸。增資使舒曼政府遭到之損失，據估計，達六十億美元。」

意北失業者增至一百四十萬

（羅馬訊）意大利的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僅羅馬一地，即有三萬工人失業，整個北意失業者，已突增至一百四十萬。最近米蘭工會舉行保障北意失業者的各省委員會會議，決議「成立聯絡委員會，以維護北意失業者」，並代表北意一百四十萬失業者，致電加斯貝利政府，抗議政府對失業問題淡不關心，大肆斥責反動政府廢除禁止僱主辭退工人的法令，因該法令的廢除，使失業問題更趨嚴重。

簡訊

（塔斯社紐約訊）在「美蘇友好協會全國委員會」之婦女委員會主持下，頃於此間召開大會。會上，四百餘婦女代表保證決心努力促進美蘇合作，以反對美國目前流行的反蘇叫囂。

世界青聯告殖民地人民書

呼籲為反帝加強團結

（巴黎訊）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秘書處，頃就籌備明年二月於印度舉行之東南亞各國青年大會事宜，發表告各殖民地國家書，呼籲為爭取國家獨立與自由而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民主力量加強團結，並積極參加保衛勞動青年利益的活動。聯盟秘書處又致促該盟全體會員，支援殖民地青年的反帝鬥爭。

恢復國際民主合作

杜德要求外長會議

（倫敦訊）（遲到）英共領袖之一杜德，上月二十五日在工人日報發表專論，要求外長會議在雅爾塔與波茨坦協定基礎上，恢復國際合作。杜氏指出外長會議面對着兩個途徑，一個途徑是四強獲致協議攜手共進，實行戰時對於德國前途的保證與諾言，這將意味着共同締結對德和約，實現目前邊界之統一的民主德國，清除軍國主義與納粹，發展德國和平經濟而毀滅其戰爭潛力，充分支付賠償，以及四強共管魯爾經濟。另一個途徑，是目前的「英美攻勢」，破壞了會議，按照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的方針，進行反動的單獨媾和，這將意味着西方諸國與蘇聯合作的公開破裂，西方各國單獨的組織西部德國傀儡政府以肢解德國。這兩條途徑的抉擇，不僅涉及德國的前途，而且涉及歐洲與列強關係以及世界和平的前途。杜德又指出魯爾問題為中心問題稱：魯爾生產鋼鐵能力，現仍為每年一千九百二十萬噸，以與英國今年鋼產量一千三百萬噸及法國產量六百萬噸相較，顯然在潛力上依然是最強大的西歐工業中心。德國民主的前途與歐洲經濟的復員，要求將魯爾由舊日德國托辣斯巨子與英美獨佔家手中取出，交給四國共管。杜德力稱：美國獨佔資本家發展西部德國，使其成為侵略西歐的工業基地的計劃，特別打擊了英國工業的利益。杜氏並呼籲英國應堅決的與蘇聯站在一起，對抗美國計劃，以爭取四強一致協定的和平方案。我們必須為恢復國際民主合作而奮鬥，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和平。

重上前綫的前夕

陳正飛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左右，一百五十多個修養好準備趕隊的同志，集合在連部的院子裏，一面看報，一面談論着石家莊的大勝利。

年青的指導員跑來了，他和藹地對大家說：「同志們天天念着要趕隊，今天可達到目的了，我想咱們大家乘這個時間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大家為什麼要趕隊？第二、打仗和土地改革是不是一樣的任務？」

戰士們聽了，都喜得圍在一起討論開了。腿部受傷的薛四喜小同志說：「我是在孝義鎮戰鬥中負傷的，我早就想到前方去，那一次聽說收復米脂，我就向李隊長提出要去前方，沒有去成，這次雖然傷口還不大好，我一定要去！我家裏今年分下地、糧食和牛，這就是咱們在前方打仗，羣衆在後方分地鬥主得來的。祇有澈底把反動頭子蔣介石打倒，才能過好光景哩！」接着彭勇同志說話了：「我家過去年年打下糧食，交了租子老是不夠吃，去年臘月還得借上資炭去，冬臘十地改革，就給我家分了七畝好地，一孔窰洞和一石多糧食，還有衣服、傢具……。咱們革命打仗，就是為的窮人翻身哩。可是祇有把地主頭子蔣介石、閻錫山連根拔掉，才能過太平日子哩！」

解放戰士李××說：「我家是石樓縣盆山溝村，幾輩子就是給地主王二虎攬工。我大哥有一次有了病，沒有給「三少爺」去担水，第二天叫「三少爺」叫去大罵一頓，當天就趕出來不要了，我哥賺下的工錢也扣了。我給地主張三虎受苦，只給我半個人的工錢，那傢伙跟上閻賊軍走了。我要堅決跟上八路軍革命到底，把閻錫山消滅，把地主張三虎和「三少爺」抓回來，報這窮仇。」

十三歲的解放戰士王志成說：「我是高家堡戰鬥解放過來的，我帶花後，同志們把我抬到醫院裏治好了，要不是咱們的軍隊，我的命也沒了。想起我母親是十八年上鬧年成活活餓死的，我父親給人家地主老財趕驢子，我是在默驢時被八十六師抓了兵……。」說到這裏，他哭了。接着他又說：「我看到咱們這裏，村村鬥地主惡霸，分土地、分東西，報仇……！我可要堅決回去，一定要殺敵到底，多殺敵人，保衛老百姓翻身。」

這一天的討論是熱烈的，人人非常踴躍。早飯後，這一批身體、思想提高的人民戰士，就從某地出發，重上前綫了。

「永遠不侍候你們了！」

——龐家塔訴苦會上貧農郝文元的一段訴苦——

白光

郝文元的父親一輩子就在臨縣甘泉和種地，他十二歲開始放牛，家有七十歲的老母，好賴沒吃穿。於是就隨母親到龐家塔給地主郝秀山攬工種地。母親每天給地主打掃院子，作營生，他從太陽出受苦，到太陽落山，回來天天擔夜水。擔滿水，地主半夜才從外邊回來，他給母親門，都不能睡，給燒水沖茶。地主喝罷茶，給點着「太谷燈」抽起大煙來了。

冬天的夜裏，文元又睡又冷。但總得伺候到雞子叫時，他才能睡。剛睡下，地主的貓來吃木鴿子啦，一夜得三四回起來打。這樣熬了五年，身體熬得一天天瘦下去，第六年四、五月，不幸染得傷寒病，地主看見不能受了，一家大小出來逼去的，不讓他住。後來文元哥哥來接他，地主欠他四塊銀洋工錢，他哥哥問要時，地主說沒有。文元在訴苦大會上當面質問地主：「鼠的沒有嗎？我死了就算完了嗎！那年潰兵下來，到處亂行，地主兒子楊紹烈逼着他陽嶮山回來。文元一天南山指行李，夜沒有吃一頓飯，回來把行李摜回，沒給一句好話，說着說着哭了，沒給分文工錢。」郝文元說：「窮人為什麼窮了？你們地主剝削窮人，你們我們要和你們算帳了！你來來回回好幾年假，比一年沒辦法，今後再不侍候你們了！」

劉伯承南下記（五）

霍山攻陷

三日晚，共軍又將霍山攻陷。在二日那天，霍山縣長譚裕因慣斂財，自知平時與地方父老及議會感情相處極為惡劣，他見八月三十日立煌失了，霍山已成朝不保夕之勢，故在二日，將縣自衛隊四個中隊，留二中隊守城，他自帶了兩個中隊，託辭要同立、霍邊境堵擊「匪軍」，再保霍山之安全，實則他帶了個中隊，一直往北向六安來了，他滿以為六安是個安全地帶，不湊巧的很，六安已於二日失去了。陷六安的共軍，亦派出了一股向蘇家埠、廠埠一帶搜聚前進，在臨埠前正遭着，打了半小時，譚係一個文弱書生，那裏見得打伏，一臨槍響，就換上便衣，丟了隊伍，向偏僻的荒山中逃走。自衛隊兵見縣長都跑了，亦都撤退的撤退，跑散的跑散。後來譚某跑到渠縣，以電話告全省保安副司令張湘澤，說他在霍山和共軍如何發生激戰，如何以少數的兵力去打擊攻城的共軍，最後彈盡援絕，迫不得已，作有計劃之撤出，但公家槍支全部損失淨盡，僅餘一人以身倖免，並說身上攜有的款子二千多萬，也在激戰中丟掉，我現在已脫離危險，到了渠縣，明天趕赴合肥面報霍山戰役詳情，請副司令先代向李主席（品仙）報告。張湘澤接到電話後，當立即回示，囑以從速返回霍山縣境，收拾縣自衛隊，恢復政權。譚裕接到電報後，以上面對他有意責難，不但不將他的戰功加以表揚嘉獎，反而令其回縣，頗表不滿，在盛怒下，就走到燕湖去了。過了兩天，氣漸漸平了，想想不對，霍山縣長在燕湖也不算事，六日便隻身來到合肥，到張湘澤公館，報告他不能回縣去的理由，張仍囑其回縣，伊乃苦苦哀求，張以譚係廣西人，且在職責上也未便強命其回縣，當將到合肥的實情電話報告李主席，李品仙接到電話後，大發雷霆，要張將其扣押，譚聽了李品仙要扣押他的電話，也就不敢再騙咪，就輾轉走出了張公館，向民政廳長黃同仇（黃亦係廣西人）報告霍山失陷的實況，實在沒有辦法回去，並當面遞一紙辭呈，黃廳長亦就將這辭呈給李品仙，並囑譚即日離開合肥，避避風頭。李品仙看到譚的辭呈後，雖然仍生氣，結果還是以鄰為鄰，拿起筆來批了照准了事。就在六日這天，六安縣長陳漢流也跑到合肥了，當面也向李品仙報告他在六安的戰功，李主席以陳是廣西派在安徽的一個得力的幹部和人材，六安的一切損失也就不加追究，並令建設廳軍械撥了一個電台給他（原有的電台丟了），叫他趕快去六安北鄉上任。陳漢流離開縣境五天，由正陽關增援到六安的四十八師，在照頭集一帶因軍事需要徵集民夫，又找不到地方行政人員，老百姓在軍隊暴怒之下，被槍殺掉的不知有多少。（本節完，待續）



代郵

張志玲、李子健、趙竹齡、翔實、小河、王興邦、曉萍（小琳）、燊鋒，諸同志請示通訊地址。